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 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

拾

杭州出版社



五代史書彙編

拾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

主編

杭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代史書彙編 /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主編.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5

ISBN 7 - 80633 - 648 - 6

I. 五... II. ①傅... ②徐... ③徐... III. 中國 - 古代史 - 史料 - 五代(907 ~ 960) IV. K243.1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05429號

五代史書彙編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 主編

責任編輯 呂鳳棠

封面設計 趙 辛 李 莎

出版發行 杭州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號

郵 編 310007 電話 0571-87997719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張 211

字 數 38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80633-648-6/K · 40

定 價 1380 圓 (總拾卷)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本社發行部聯係調換

輯校說明

《王氏聞見錄》，五代王仁裕撰。

王仁裕，已見《玉堂閑話》校點說明。《崇文總目》著錄本書于史部傳記類，《通志·藝文略》著錄于史部雜史類，並有解題云：「晉王仁裕撰，記前蜀事。」知此書應撰成于後晉時，內容則多記前蜀王氏政權時朝野事迹。另《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則著錄于子部小說家類。南宋晁、陳二家私家藏書志皆不著錄本書，而前引《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兩種書目均為抄錄前代書志而成書者，可知南宋時本書傳本已稀，不久即亡失不存。

本書原為三卷，今所輯三十一條逸文，均見《太平廣記》所引，宋人書如《分門古今類事》等亦引及此書，內容則不出《太平廣記》已稱引者。從所記事來看，僅《溫造》一則記憲宗時溫造平南梁兵亂事，《金州道人》記僖宗時平黃巢讖應事，《潞王》一則為前蜀亡後事，其餘二十八則，均記前蜀興亡前後事，可知《通志·藝文略》所述可信。此書為王仁裕隨記見聞之作，多記前蜀君臣遺事和朝野雜聞，因王仁裕在蜀曾任翰林學士，得以直接接觸有關人事，故所記多微實可信，有很高史料價值，如《王承休》一則記前蜀覆亡前王衍君臣巡遊耽樂，長達四千多字，並詳錄蒲禹卿諫書，向為學者重視。書中喜談徵祥果報之事，部分內容近于小說家言，殆因王氏隨錄所聞。前引宋人對此書著錄部類的不同，大致可見

時人對此書的態度。

今輯錄該書逸文，參酌史籍及前人校勘成果以成編，不分卷。

王氏聞見錄目錄

蜀士	五八五	馮涓	五八四一
陳岷	五八五	寶少卿	五八四三
金州道人	五八〇	封舜卿	五八四三
蕭懷武	五八〇	楊錚	五八四五
潞王	五八三	長鬚僧	五八四五
偽蜀主舅	五八三	韓伸	五八四五
興聖觀	五八三	胡翺	五八四六
駱駝杖	五八三	吳宗文	五八四七
竹繒	五八三	蜀功臣	五八四七
溫造	五八四	朱少卿	五八四八
成都丐者	五八四	功德山	五八四八
文處子	五八五	青城道士	五八四九
王承休	五八五	陷河神	五八五〇

五代史書彙編

王宗信	五八五〇
王仁裕	五八五一
王思同	五八五二

五八二八

姜太師	五八五三
沈尚書妻	五八五三

蜀士

偽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廕，有文武才，性聰明，通于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縑縷弊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饌。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為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五甲，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奇異之術，信而有之。《太平廣記》卷八〇。

陳岷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

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二〕，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同前。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為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為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頽，一木搢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太平廣記》卷八五。

蕭懷武

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

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為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宮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錙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太平廣記》卷二二六。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踰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于王。月餘，又暴卒人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為天興縣令。固知冥

數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分門古今類事》卷二所引稍異。

偽蜀主舅

偽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睹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太平廣記》卷一三六。

興聖觀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突世環甲矣，殊不知此為觀基。甲申歲，為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晞，興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太平廣記》卷一四〇。

駱駝杖

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竟執駱駝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而來，殷輦珍寶，填滿城邑，至是方驗。同前。

竹獼

竹獼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闥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獼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骨蜀江頭。」^(二)智者不能議之^(三)。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樓繩一時斷。」^(四)偽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樓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為名^(四)，樓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為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獼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太平廣記》卷一六三。《分門古今類事》卷一三引出《益部耆舊傳》。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五〕。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六〕，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七〕，三軍下令並任執帶弓劍赴之〔八〕，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懸長索二條〔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捫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太平廣記》卷一九〇）

成都丐者〔一〇〕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縑纈。常巡成都市廛，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顛顛。居於早遷橋側。後有勢家，于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闢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

事官人為乞措大。《太平廣記》卷二三八。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二），不記其名，居漢中。常游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于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為識者所誚，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於燒藥之所。《太平廣記》卷二三八。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

並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間子弟（二三），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俟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誠慎之韜。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桃棗錄，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閭苑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瘁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幅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天水地遠，峻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

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峰，朝朝疑慮；睹望旗於峻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亞連知（二三），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圍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為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翔久為進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彊，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便同魯、衛不睦，戰伐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游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馳人馬（二四）。秦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綵將沉，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鬱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為？此際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鸞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

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却宗言將道斷（二五），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以危亡（二六），但恐乖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閬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廷無烽火之危，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危，關四門以求賢，總萬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疆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誇諤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處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下廣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